

寻找“处所”的现代儿童

——《通往特雷比西亚的桥》的生态处所理论解析

闫 函

(中国海洋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山东 青岛 266100)

摘要: 美国女作家凯瑟琳·佩特森的儿童小说《通往特雷比西亚的桥》关注现代社会中的儿童生活状态与心理状态, 通过对男孩杰西成长的描写来展现现代社会环境、家庭环境与儿童成长的关系。在生态处所理论视域下, 杰西和莱斯莉建立起自己的王国——特雷比西亚, 即是对“处所”的寻找, 也是对自我的探寻, 同时这也反映出出现代儿童存在的一种困境。

关键词: 儿童文学; 生态批评; 处所理论; 海德格尔; 四方关联体

中图分类号: I106.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5639 (2018) 01-0014-05

DOI: 10.14091/j.cnki.kmxyxb.2018.01.003

Children of Seeking a “Place” in Modern Times

—An Analysis of Ecological Place Theory in *Bridge to Terabithia*

YAN Han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Qingdao, Shandong, China 266100)

Abstract: *Bridge to Terabithia*, written by American authoress, Katherine Paterson, concerning on living conditions and psychological state of children, shows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environment of society and family and growth of children by describing the growth of Jess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place theory, Jesse and Leslie built up their own kingdom, Terabithia, which means their seeking for “place” and selves, and meanwhile, it also reflects a existential predicament of children in modern times.

Key words: children’s literature; ecocriticism; place theory; Heidegger; geviert

在现代社会中, 经济发展和技术革新几乎占据了社会发展的核心地位, 科学技术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也塑造着我们的价值观和认知结构, 但是盲目的技术崇拜导致了人与自然的断裂, 大自然危机四伏, 人类在过度追求现代工业技术带来便利的同时迷失了自己。生态批评的出现正是人类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 摒弃人类中心主义的世界观, “把我们重新放回到更大的背景, 即地球、宇宙、神圣的整体中去”^{[1]78}, 唤回在现代社会中迷失的本真的人。

处所理论是生态批评中一个重要的理论方法。

“处所, 简而言之, 是指人所依附的特定自然区域, 它决定、影响和标记着人的生存特征、生态思想和人的生态身份, 同时这个自然区域也受到在其中生存的人的影响和呵护。布伊尔给出的简洁定义是: ‘通过个人依附、社会关系和地形学的特殊性而限制和标志的对人有意义的空间。’”^{[2]192} “处所理论研究者认为, 不能体现人与自然联系、不能确定和标记人的生态存在和生态身份的特定空间就是‘非处所’”^{[2]203}。海德格尔提出的“诗意的栖居”正是对现代人这种“非处所”、无家可归的生存状态的一种纠正。

收稿日期: 2017-06-12

作者简介: 闫函 (1992—), 女, 河南长垣人, 硕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儿童文学研究。

《通往特雷比西亚的桥》是凯特琳·佩特森于1997年出版的作品，小说中的儿童正是处于这样身体、自然、地方都被边缘化的现代社会之中，他们虽然身处自然，心灵却与自然隔离。小说主要讲述了主人公杰西在好友莱斯莉的帮助下，建造了属于自己的秘密花园——特雷比西亚，为自己找到身心栖居的处所，从而重拾本真的存在。

一、“非处所”之家：云雀溪

与现代社会中城市人处所依附的自然区域被剥夺而导致“非处所”的尴尬不同，《通往特雷比西亚的桥》中，云雀溪地处郊野，相比于城市拥有更好的自然条件，这里有农场、森林，但是对于生活在这里的杰西一家来说，云雀溪依然是“非处所”的，在主人公杰西看来，云雀溪是荒郊野地，不能和舒适的城市相比。他们呈现出身在自然，心却与自然隔绝的生存状态，而更深层的原因在小说中体现为以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为中心的现代社会对人的异化，从而导致人的处所感的淡化和处所意识的淡漠。

处所的中心是家。在第一章中，作者用生活中普通的一天交代了杰西的家庭状况。小说以“砰，砰……鸣的一声——爸爸开着小货车走了”开篇，一开始就交代了杰西爸爸的工作情况，杰西的爸爸每天都要开车往返华盛顿，并且“成日挖啊拖啊”非常辛苦，杰西一天的生活正是在爸爸的汽车声中开始的。杰西家并不富有，甚至可以说是穷困的，在杰西眼中云雀溪同样是个贫穷的地方，他知道，在这里光靠农场已经没法为生了。为了养家，爸爸不得不去华盛顿工作，在他们看来城市里有财富，有更好的生活。相比之下，云雀溪似乎是个被现代社会遗忘的边缘地带。地区发展不平衡，农业经济萎缩，社区经济自足性被打破，小说呈现给读者一个支离破碎的社会网络——工作与生活相分离。爸爸不得不到外地谋生，杰西家在经济上是脆弱而不安全的，这种经济危机模糊、淡化了人的处所感，对杰西的爸爸来说“家被降格为住宅，一个离开劳动力市场‘现实世界’的休息寓所”^{[2]205}。

海德格尔认为，在技术的世界中，带来便捷、节省时间的技术导致生活陷入无聊情绪。正是这种情绪增长了人们对于娱乐消遣的欲望，于是人们便

通过电视和电影来排解这种无聊情绪。“无聊情绪就是我们在技术世界之中无法体会到家的感受的症状”^{[3]168}。杰西的两个姐姐正是典型的“抱着电视机的孤独的、受人摆布的消费者形象”^{[1]135}。而这一切都是现代技术社会给人们生活带来便捷的同时而产生的负面效应。生态主义者对社会进行批判的焦点之一是对科技发展的盲目追求，其恶果之一便是电视媒介对儿童的异化。电视节目对青少年生活的渗透在书中多次提到：杰西在跑步时会模仿《体育大世界》节目里的跑步选手，蹲着身子起跑；“大部分的男生都发誓说在电视上看华盛顿红人队的比赛是他们最大的爱好”^{[4]38}；学校排名第一的势利女生会拿“你不看电视的啊？”这样的话来嘲笑另外一个势利女生。尼尔·波兹曼在《童年的消逝》一书中表达了自己的担忧，他将罪魁祸首指向电视创造的那个娱乐世界，波兹曼认为电子媒介消灭了个人风格，其实就是消灭了人类个性本身。这与海德格尔提出的“常人”的观点相似，“常人”是指“在非本真存在的方式下，此在与他人共在，以他人的眼光看待自己，被置于与他人相同的地位，甚至可以被任何他人所替换。这种他人不是作为有独特个性的、确定的他人，不是抽象的人或人本身，也不是某些人或一切人的总和，而是某种中性的、平均化的、无人称的、不确定的人（可以是这人或那人）。”^[5]杰西的姐姐、妈妈爸爸都是这个日益规格化的社会中的“常人”。

杰西的姐姐知道如何以撒娇的方式要得零花钱，却仍有填不满的消费欲望，她们与妈妈整日为了零花钱周旋，很少与家人有真正的交流，甚至从挖苦弟弟的行为中获得乐趣和对自己的认可。杰西的妈妈整日为生活忙碌着、盘算着，总想在别人的眼里生活得更好。杰西的父亲则是杰西想要取悦的人物，在圣诞节，杰西努力想让爸爸觉得自己喜欢他送的礼物，可是父亲还是抱怨“便宜没好货”，让本已经乏味的圣诞节更加糟糕。对杰西一家来说，日常追求是琐碎而繁杂的，并且凡事都围绕着钱，都可以被量化，他们被本身以外的力量所制约、支配，处于“非本真”的状态，他们都被罩在玻璃盒中与自然产生隔膜，同时彼此之间也产生了隔膜。

杰西感到孤单，他还未完全遗忘本真的自己，

也未忘记人类真正存在家园——自然。杰西喜欢画画，他画中那些想象中的“疯狂的动物”和稚嫩的画技颇具原始主义画派的质地。世界向他敞开成为艺术家的可能，杰西一开始感受到了自己存在的“天命”，海德格尔将存在的一种打开敞开领域的力量称为“天命”，“‘既指做某事的技能或天赋，也可以指命运或定数。’^{[3]166}然而，家人并没有因此鼓励他，父亲认为画画是不学无术的表现，这并不奇怪，在以经济为中心的“现代人”心中，无法带来实际效益的艺术是被贬抑的。杰西喜爱动物，除了画动物，他还把自己喜欢的人比喻成动物，例如他把埃德蒙兹老师比喻成“美丽的野生动物”，把奔跑中的莱斯莉比喻成大雁。杰西心中“动物”的存在是他生态自我的展现，他有重返自然中本真自我的渴望，尽管他本身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杰西在这样的家庭中必定是孤独的，它压抑了杰西的本真存在，在这个意义上讲，家对杰西来说也是“非处所”的。真正让杰西产生处所感的是奶牛场，小说最后，作者写道“是莱斯莉把他从奶牛场带到了特雷比亚”，不是从“家”而是“奶牛场”，因为奶牛场对杰西来说是个有意义的空间，是一个处所，但是这个处所是不稳定的，甚至是不安全的。杰西在内心想为自己建造一个不被外界打扰的处所，一个适合其本质的空间，然而这一愿望一直无法实现，直到莱斯莉·伯克的出现。

二、盖亚之女：莱斯莉·伯克

“盖亚”是古希腊神话的地母神的名字，英国大气学家拉伍洛克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盖亚假说”，以“盖亚”来代表生命统一体，这种假说“认为地球上的生命和其物质环境，包括大气、海洋和地表岩石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系统进化。它把地球看作一个生理的系统，拉伍洛克甚至直接把盖亚假说称为地球生理学。正像生理学用整体性的观点看待植物、动物和微生物等生命有机体一样，地球生理学是把地球作为一个活的系统的整体性科学。”^[6]生态女性主义对盖亚假说推崇有加，质疑所有统治关系，这首先表现为对男性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质疑。我们可以在莱斯莉·伯克身上看到这种对权力结构的反叛。

莱斯莉一出场就呈现出一个反模式化的女性形象：

那人坐在离老柏金思地最近的一道篱笆上，两条棕色的腿光溜溜地荡悠着；棕色的、剃得跟狗啃似的短发贴着头皮，身上穿着件蓝色汗衫和一条剪到膝盖那么短的褪了色的牛仔褲。说实话，他都看不来这家伙是男是女。^{[4]19}

莱斯莉参加只有男孩子才参加的跑步比赛，并且获得第一名，在以后的比赛中也从没有被超越过，这毫无悬念的结局导致男孩子们多年来已成惯例的跑步比赛最终不得不解散。

莱斯莉一直质疑着杰西眼中的权威者。首先从莱斯莉与她父母的关系就可以看出，莱斯莉叫自己的父母“比尔”“朱迪”而不是“爸爸”“妈妈”，这让杰西感到不可思议，更不可思议的是莱斯莉想要学着去“理解”父母，而在杰西看来，父母就是父母，轮不到孩子去理解，杰西想做的只是取悦父亲。其次，莱斯莉是迈尔斯太太心中的完美学生，可是私底下她满脑子都是稀奇古怪的恶作剧，在莱斯莉编的故事中，迈尔斯太太被好好取笑了一番。此外，莱斯莉让小狗来做特里安王子，并说“王子也可以是个蠢蛋”。在莱斯莉心中不存在绝对的权威，也不存在绝对的二元对立，男性/女性、父母/孩子、老师/学生、王子/蠢蛋，都是平等的。而二元论的思维方式正是导致人与自然分离的一个重要原因，打破二元论也是建立处所的前提条件。

莱斯莉的父母都是作家，他们是来云雀溪耕种、重塑价值观的，正是这种“非处所”的尴尬驱使他们来到云雀溪，他们会谈论“如何拯救琳琅、红杉”之类的问题，莱斯莉也会一边看书一边想办法拯救鲸鱼，她封小狗为特里安王子，在“特雷比亚恢复自由”后感谢林中的精灵，这一切都表明莱斯莉保留着对世界完整性的体验，自然与神明与她同在。与看电视长大的杰西的姐姐们和学校其他同学相比，莱斯莉没有被电视媒介所控制，电视媒介的世界正是莱斯莉父母想要逃离的技术世界，以保持着对世界的全部感知。在海德格尔看来技术是一个框架，它紧紧限制了人的行为，限制了自然事物所表现出来的内容，也限制了我们对

世界感知和接受的能力。在现代社会中，越来越多的儿童从电子媒介里来认识这个世界，而非自己参与生活的身心体验，所以世界在他们心中慢慢变得单一、趋同。技术同样造成了个人同地理上的地方和社区的疏离，云雀溪虽然有森林与田野，却被人们视为“资源”而非其本质所是，特雷比西亚就在云雀溪，但是一直以来很少有人踏入这片神奇的土地，它似乎就在那等着莱斯莉的到来。莱斯莉正是特雷比西亚等待的那个大地共同体的女儿，当莱斯莉到来，秘密与神圣也再次降临。

三、四方共存的处所：特雷比西亚

面对现代人的异化和无家可归的生存状态，海德格尔要求改变人的主体地位，并提出“诗意的栖居”，他吸收了荷尔德林的“万有合一”的思想和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提出了“天地人神”是统一的四方关联体，海德格尔认为，“栖居的世界和技术的世界完全不同，它是‘天、地、神、终有一死者’四方的纯一性和相互开启，在切近中四方聚集在一起，同时在远隔中发生着一方保藏和守护着另外三方。……‘在拯救大地、接受天空、期待诸神和护送终有一死者的过程中，栖居发生着对四重整体的四重保护’”^[7]。“终有一死者”指人，寓意着人的有限性。在四方共存的处所中，人与事物都回到其本质，所有生命都是平等共生的，人不再是自然的局外人。

就像《秘密花园》里的玛丽需要一块土地一样，莱斯莉和杰西也在寻找一片土地，一个自由的，感觉像家一样的处所。从某种意义上说，儿童距离自然比成人更近，他们是出于本能去寻找“天地人神”四方共存的处所。

莱斯莉和杰西选择了树林中的一块地方，将其作为自己的王国，并称之为“特雷比西亚”，他们作为国王和王后的任务就是保护这片土地上动物和树木的生存，使大地展现出其作为大地的本质。他们感受时间与四季的变化与更替，相信生长在大地之上的生物和他们一样都有灵魂。当特雷比西亚遭受大雨时，他们呼唤树精，期待诸神赐予力量，杰西和莱斯莉正是怀着这种对自然终极神秘的虔敬之心与自然万物进行主体之间的对话，才看到宇宙应有的复杂与神秘，而不是一个机械论下残缺不全的

宇宙。而作为“终有一死者”，他们拯救大地、接受天空、期待诸神，同时也在天地之间感受着痛苦与快乐。天地人神纯一地统一在特雷比西亚，他们在这里体会到“家”一般的感受，并产生处所感。

“接受天空”也意味着要接受世界中的幸与不幸，面对终有一死者的限制。莱斯莉的死曾让杰西难以接受，他一开始很害怕去特雷比西亚，然而只有在特雷比西亚才能让杰西平静地接受死亡，因为他必须和自然中的诸神一起护送莱斯莉，莱斯莉属于这个本真的世界，而非外面那个非本真的技术世界。杰西和特里安为她做了一次了不起的祭献——他做了一个美丽的花环，把花环放到森林黑暗的中心深处，并向森林深处的神祷告：“天上的神，我把她的灵魂交付于你了。”这样在四方关联体中，杰西和天地神一起完成了对死者的护送，莱斯莉也回归了生存的家园——宇宙自然之中。

特雷比西亚是“天地人神自由游戏的四方关联体”，而云雀溪小学、杰西的家更多的是社会机器运转的一个个齿轮，人们随着机器咬合作响，在支离破碎的生活中被动向前，在其中长大的儿童朝着“常人”的方向被推进。幸运的是，杰西找到了逃离的方式，找到了处所。

四、回归本真：加冕骑士

面对现代社会中技术对人的摆布，海德格尔的回答是“栖居”，人必须回到广袤的自然空间中去，在适合其本质的空间中建构自我，才有能力去做天命要求的本质之事。

特雷比西亚就是适合杰西本质的处所，是他的“栖居”之地：

是莱斯莉把他从奶牛场带到了特雷比西亚，把他变成了一个国王。他曾经以为这样就够了，难道对他来说最好的事不就是当一个国王吗？而今他觉得，也许特雷比西亚就是一个你可以加冕成为骑士的地方。在那里待了一段时间，变得强壮了之后，就要继续前进了。这一切都是莱斯莉的功劳。即便是在特雷比西亚，她也在尽力开辟他心中的壁垒，让他走出桎梏，看见前方那真实的世界——巨大而可怕，美丽而又异常脆弱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他要关心他人，甚至，去关心那些他曾以为的“坏人”。^{[4]149}

在特雷比西亚，杰西逐渐找回本真的自我，他发展了自己的天赋，开始变得强大，懂得了爱，也看到了死亡，杰西尝试领会世界向他开启的可能性。杰西一开始就知道自己想要成为艺术家，但是支持他的只有埃德蒙兹老师和莱斯莉。莱斯莉不断鼓励杰西，当杰西说他想要“捕捉并展现生物的灵魂”，但是画笔总抓不住“树的灵韵”时，莱斯莉肯定地告诉他“总有一天会的”，不但莱斯莉会帮助杰西抓住树的灵韵，树也会帮助他。特雷比西亚在不断地给杰西力量与信心，当杰西朝特雷比西亚走去的时候，“他的身体里就会涌动起一股暖流……当他双脚轻轻点地，一站到这片神秘的土地上时，他就觉得自己仿佛变得高大、强壮、聪敏了起来。”^{[4]53}杰西来到特雷比西亚感到了超越自己的可能，在他身上体现出的这种特征是“向我属性”：“我的存在属于我自己”^{[3]168}。杰西想要成为艺术家，在特雷比西亚，“天地人神”都向他开启成为艺术家的可能，也向他开启成为一个自信、快乐的儿童的可能，他因而从“常人”中抽身，回到本真的存在，就像书中所写的那样：国王是独一无二的。

莱斯莉的死对杰西来说是个巨大的打击，然而“死是此在最本己的可能性”，“死亡给了我们机会，如果我们正视死亡，就可能为我们的生存承担起责任。”^{[3]90}经历了莱斯莉的死，杰西认真地思索在莱斯莉来到这里之前，他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他清楚地看到了曾经的自己，审视了自己，这是一个认识自我的过程，同时也伴随着生态身份的认同。杰西意识到是莱斯莉让他“看见前方那真实的世界——巨大而可怕，美丽而又异常脆弱的世界。”然后明白了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应该如何继续向前——关心他人。于是，他为自己的妹妹梅宝造了一条通往特雷比西亚的桥，最终杰西完成了自我的确认与超越，他已经变得足够强大来独自面对这个世界，并带领他人进入其中。至此，杰西的加冕

仪式完成了，在杰西的心中特雷比西亚成了一个永存的处所，云雀溪也将因此成为杰西心中永远的家园。

五、结语

技术的发展框限了事物本来的面目，但是心灵却不能停止寻找本真。在非生态城市中，生活在储物盒般建筑中的人处于与自然的隔绝状态，然而最可怕的是心灵的隔绝导致处所感和处所意识的丧失，就像云雀溪居民对云雀溪的厌恶和对城市的向往。生态主义者提醒人们宇宙才是我们存在的核心，并发问：你存在在哪？你是谁？在《通往特雷比西亚的桥》中杰西和莱斯莉发现了特雷比西亚，其实就是发现了云雀溪的存在，发现自己存在于云雀溪之中，然后在云雀溪中找到了本真的自己。小说最后，杰西建了一座桥带妹妹梅宝来到特雷比西亚，象征作者希望有更多的儿童可以走进来，真正地认识自我，不再迷失在残缺的、非本真的世界之中。

【参考文献】

- [1] 查伦·斯普瑞特奈克. 真实之复兴：极度现代的世界中的身体、自然和地方 [M]. 张妮妮, 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
- [2] 王诺. 生态批评和生态思想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3.
- [3] 马克·拉索尔. 向着大地和天空, 凡人和诸神: 海德格尔导读 [M]. 姜奕晖, 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5.
- [4] 凯瑟琳·佩特森. 通往特雷比西亚的桥 [M]. 陈静抒, 译. 天津: 新蕾出版社, 2014.
- [5] 刘放桐. 新编现代西方哲学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6: 346.
- [6] 肖广岭. 盖亚假说——一种新的地球系统观 [J]. 自然辩证法通讯, 2001, 23 (131): 88.
- [7] 孙冠臣. 海德格尔生态的存在学 [J].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2013 (05): 58.